

梁實秋軼事

(本文插圖刊第5頁)

● 咸宜君

春華開爛漫·莫實滿秋林

飽覽中國近百年來風雲變幻，參與新文學運動的筆路藍縷；教導成千上萬的莘莘學子，銜接中華文化而承先啓後；融貫中西，著述等身，成就卓越，光風霽月，是一代大家，也是一代大師。讀過「雅舍小品」的人，都知道他是一位雋永諧趣的散文作家；看過「莎士比亞全集」的人，都知道他是一位功力深厚的翻譯家；一般研習英文的學生，莫不朝夕翻閱他所編輯的「英漢字典」。

他是胡適之的朋友，徐志摩的伙伴，吳文藻的同道，莎士比亞的知音，白璧德的門徒，魯迅的對手，左翼作家圍攻的對象，他幾乎是智者的化身、仁者的形象與勇者的模樣。一身兼任了許多角色，成爲一位德齒俱尊、才學並茂的碩彥，擔負起現代與五四之間的薪傳工作；即使到了風燭殘年，仍然寫作不輟，談笑風生，語出感人肺腑，著筆警世勵俗，從不倚老而驕，始終敬業樂羣，他便是代大家兼大師的梁實秋。

梁實秋原籍浙江杭縣，遜清光緒二十七年（一九〇一）農曆十二月初八日生於故都北平，原名治華，後以字實秋行，書齋名「秋室」，居家稱「雅舍」，筆名有子佳、秋郎、程淑等不一而足。

民國四年，十四歲時畢業於京師公立第三小學，同年秋間考入外交部清華留美預備學校，經過了中等科四年，高等科四年，前後八年，畢業後遂取得了公費留學美國的資格。

民國十二年，二十二歲那年秋天乘船抵達美國，進入科羅拉多大學英語系四年級就讀。翌年夏天畢業，繼續轉入哈佛大學研究院，及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，各肄業一年，由於成績優異，遂在留美三年後學成歸國。

民國十五年夏天，二十五歲時返抵南京，執教於東南大學，開始大量寫作，服膺浪漫主義，崇天才，主情感，倡導爲藝術而藝術。

民國十六年二月十一日，在北平歐美同學會與程季淑女士結婚，雙雙南下上海，擔任時事新報主編「青光」副刊；並兼編「苦茶」雜誌，是爲中國第一本純粹幽默性質的讀物。編輯工作之餘，還抽空任教於暨南大學、光華大學及復旦大學。民國十七年，二十七歲時擔任新月書店總編輯，主編「新月」月刊，堅其鬥志，奮其勇毅，以筆作槍，挺身與左翼作家，尤其是對魯迅正面開戰。

民國十九年秋天北上，擔任青島大學外文系主任兼圖書館館長，開始「莎士比亞全集」的翻譯工作，並爲天津益世報主編「文學週刊」。

民國二十三年秋後，三十三歲時受聘爲北京大學英文系研究教授，未幾兼任系主任。授課之餘並主編「自由評論」週刊。

民國二十六年，日本軍閥謀我日亟，三月二十三日以學者身份，應中樞之邀參加廬山會議，不久後「七七事變」，北平陷落，問道逃抵長沙，翌年春天膺選爲國民參政會參政員，旋隨政府入川，在重慶主編中央日報副刊，且兼任國立編譯館翻譯委員會主席。

民國三十二年，四十二歲，兼任社會教育學院教授，仍致力於抗戰時期的文化宣傳工作。

民國三十五年，抗日戰爭贏得最後勝利的次年八月，回到北平，擔任北師大英語系教授。直到民國三十七年冬天北平淪陷，倉促南行，任教於廣州中山大學。翌年六月來臺，應聘爲師範大學教授，歷任英語系主任、英語研究所主任；一度會擔任國立編譯館館長，僅祇八個月，復回師範大學任教，前後十七年之久。

民國五十五年，六十五歲時獲准退休，讀書寫作，嘉惠後學，完成「莎士比亞全集」的翻譯工作，並先後出版文學作品多種。

民國六十三年，七十三歲時初夏四月，結婚四十八年的妻子意外受傷不治，老年喪偶，悲慟逾恒，以數月之功，和淚濡墨，撰成「槐園夢憶

「一書，出版後風行一時，感人至深。一年一個月之後再與影歌星韓菁清小姐結婚，白髮紅顏，再諧戀曲。

民國七十三年，八十三歲時，已經先後撰成「英國文學史」、「英國文學選」，總計兩百二十萬字，獲得國家文藝貢獻獎。開始雙耳重聽，其後幾乎全聾。

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夜晚心臟病突發，立即送往中心診所急救，終因心肌梗塞，延至三日上午八時二十五分與世長辭，享年八十六歲。

雅舍留小品。文壇殞巨星

這位一生誨人不倦，寫作不輟的新文學運動健將，論學問，淹貫中西，論生活，情趣無邊的國寶級人物，謙沖自牧，待人溫厚，提攜後進，不遺餘力。他的文學理論，力主文學應處理廣濶的人性，而非偏狹的階級性，復標舉古典的清明，以補救浪漫的放縱。在文字的運用上，力倡酌取文言之長，摒棄西化之短；並痛指硬譯西方文學作品之病，主張意譯而非直譯。

梁實秋的文筆雋永，情感洋溢，寫景自然，寫情親切，幽默處令人為之莞爾，說理處又充滿了嚴肅和真摯。三十多年前他所出版的「雅舍小品」，膾炙人口，至今風行不衰正輯之外，更有續集的出版，同樣獲得廣大讀者的喜愛；在他的各類文體中，他的散文小品清新淡雅，自成一格，猶如晨曦中的花香，更如寒夜裡的酒濃，給人一種盪氣迴腸的感受。

有人說梁實秋是一個生活在傳統中的現代人

，所謂傳統，主要是指他有濃重的懷舊之情，客從北平來，他會問：「吃到糖葫蘆未？」答案是搖搖頭。再問：「吃到醬肘子夾芝麻燒餅未？」答案又是搖搖頭，於是他感慨萬端的說：「沒有糖葫蘆和醬肘子夾芝麻燒餅可吃，豈不是白去了一趟北平，其他風雲譁詭多所變遷，荆棘銅駝面目全非，也就不問可知了。」

梁實秋的「雅舍小品」是民國三十八年出版的，內容絕大多數描寫的是抗戰時期的川中鄉居瑣事，民國六十二年以後的十年間又陸續出版了三次續集，還有「雅舍雜文」與「雅舍談吃」，都是同一格局的小品文，處處閃爍着醉人的氣息與漾人魂夢的意趣。

以「雅舍談吃」為例，不是滿漢全席，不是山珍海味，而是平平常常的西施舌、醋溜魚、獅子頭、醬菜以及各式各樣的小吃；不是食譜，也不是教人烹飪，只是一位文學家，不忘鄉情，不忘故舊，藉一飲一啄，抒寫其當年的興會而已。

一方面他是十分傳統的，一方面他又是非常現代的，他的原配夫人程季淑意外死亡後，將近半個世紀的患難相隨，榮辱一體，他以充滿感性的筆觸，快速的完成了一本悼亡之作——「槐園夢憶」，情深意摯，令人為之一掬清淚。但甫過一年，正確說來，距離悲悲切切撰寫悼亡之作數月之後，就閃電式的與花容月貌的韓菁清小姐結了婚，當時文壇上曾經喧騰一時，認為此老何以似有情，但却無情若此？這就是他勇於追求個人生活幸福，不顧世俗禮教的羈絆，可以說是他非常現代的一面。

梁實秋把熾烈的感情，寄託在文學上，他常說：「最好的文學作品，無不以發揚人性為指歸。」他的文章中述往事，懷故人，談飲食、勉後輩，他從不自我標榜，亦不板起面孔訓人，對人對事的批評，常常隱藏在文字背後，弦外有音，言外有意，談諧幽默中，常能發人深省。他認為歷來文學創作，無不是教人向上，維護人性尊嚴；文學不是道德的說教，而是自然的具有道德的意義與責任，這使他在與左翼作家論戰中，維持了一個知識份子的良心，也維護了文學的純正與健康。

胡適逝世時，梁實秋寫了一篇悼念的文章，題目是「但恨不見替人」，不禁令人想起梁實秋這一位文壇巨星的隕落，「替人」又在那裡呢？

鐵肩擔道義。棘手寫文章

梁實秋生平最喜歡引用楊繼盛的詩句：「鐵肩擔道義，棘手寫文章。」深覺文人執筆為文，便負有一份社會責任與道義使命，而在他的文章中，自然流露出他對人性的悲憫心情與對社會關懷的誠摯情感。

文章在精不在多，用字遣辭，力避冗瑣，梁實秋常說：「簡短乃是機智之靈魂。」主張「文章要深，要遠，就是不要長。」他認為「簡單兩字是很高的理想，寫文章要懂得割捨，如果有一點意思或一個辭句本身雖然很好，而與題旨不合或不能增加行文效果，便要毅然割棄。」

自從浪漫主義鼻祖法國的盧騷，以及英國講究唯美的王爾德大行其道以後，文人們倚仗自己

薄有才情，到處賣弄生花妙筆，聲色微逐，酒食無度，濫用情感，狂態畢露，因而遂有「文人無行」之譏。梁實秋認為「做文人須先從做人起頭，不必先從無行開始。文人無行是一件急須補救的事實，文人有行才是文人所應有的理想。」

梁實秋列舉種種「無行」的現象是：「縱酒、狎妓、不治生產、不修邊幅、放蕩不羈、狂佻無禮」以及「色情狂、誇大狂、傷感、被迫狂、顯示狂、駭俗震世、性慾橫流」，這種文人無行的狀況既經氾濫，遂使文壇污煙瘴氣，梁實秋大力倡導「文人有行」，力矯時弊，口誅筆伐，然而他仍然說：「我們不能因其人之無行遂誣薄其文，然亦可能因其人之文遂容忍其人之無行。我們批評文學，採取文學的標準；我們批評文人的行為，只能採取唯一的德操標準。」這便是一代大師溫柔敦厚之處。

他一生之中，最愛用以勉勵後學的話，就是「讀書最樂」四個字。讀書就像是乳牛嗜食青草，吃足了青草才有豐沛的乳汁。讀書破萬卷，下筆如有神，梁實秋所讀的書何止萬卷，但有些祇是披覽而已，有些則必須仔細揣摩，有些尤其要一讀再讀，甚至百讀不厭，不但有助於文筆的借鏡，更能對心靈及思想有所啓迪及導正，他最喜愛的七本書分別是施耐庵的「水滸傳」，白璧德的「盧梭與浪漫主義」，奧地利阿斯的「沉思錄」，叔本華的「箴語與箴言」，佛教的「六祖壇經」，卡賴爾的「英雄與英雄崇拜」，斯陶達的「對文明的反叛」，因此，也常把這七本書推薦給後學，作為選讀的參考。

「杜詩韓筆愁來讀，似倩麻姑癡處抓。」梁實秋特別愛讀杜甫的詩，也愛讀唐宋八大家的古文，他不搞什麼「研究」或「考證」，純粹是爲了享受及臨摩。他認爲杜甫的詩用字，達情活化典故，都樸實動人；而八大家的古文往往劈頭即立警句，看似突如其來，無關宏旨，其實精煉了全文的中心思想，不可一字或減，使人讀了清楚，印象深刻。尤其是韓愈的文章，文氣澎湃，排山倒海，用字簡練，見解高超，最爲使人佩服。準此，梁實秋說：「現代人寫白話文，若有夾纏不清，囉嗦冗長等不堪入目的毛病，都該到古書裡去討教訓。」

古典的頭腦·浪漫的心腸

梁實秋曾經妙喻自己是「古典的頭腦，浪漫的心腸」。並說「這是一個矛盾，常使我痛苦。有時真想該說的說，該寫的寫，該作的作，任性縱情，了無顧忌，把胸中所蓄一洩無遺；但是我受的教養與訓練不許我如此，要多加剪裁，避免枝蔓。」

但是有一件事情他却却是任性縱情，了無顧忌，那就在垂老之年續娶韓菁清爲妻。已經是七十四歲的人了，還像是少年小伙子一樣，在他兩人熱戀時，每天在一起消磨到午夜二、三點鐘才分開，翌晨一大早，東方剛剛發白，又忙不迭的前往韓宅樓下站崗；而且天天一封情書，都是厚厚的，倘若梁實秋寫給韓菁清的情書能够發表，讀者必然可以大飽眼福。

其實梁實秋與韓菁清不止是年齡相差懸殊，

而且是兩個生活背景完全不同的人，甚至生活習慣也大異其趣。梁實秋早睡早起，韓菁清則愛遲睡遲起；一個不愛吃辣，一個却嗜辣如命；唯一相同的是他們兩人都喜愛小動物，他們飼養了兩隻白貓，每天梳理得乾乾淨淨，就像是他們的兒子，暱稱爲「白貓王子」寵愛之情，溢於言表。十二年多的歲月，梁實秋對韓菁清輕憐蜜愛，彼此扶攜照顧，晚年生活平靜而安詳，兩人互相容忍，從未紅過臉或吵過架，恩愛之情，令人羨慕不已。

在梁家無論是牆上、架上、桌上、床頭，到處都是韓菁清大大小小的照片框架，就連鑰匙鍊上，也鑲嵌着韓菁清的小照片呢！這一對使無數朋友羨慕的眷侶，在締婚之初曾經有許多人，以爲兩人年齡差距太大，恐怕這樁婚姻不會維持太久，但是事實粉碎了外界一切的臆測，兩人婚後不但生活美滿，恩愛情深，而且其創作量更是大增，生命的春天顯然又回到了大師的懷抱，無窮的活力也再度展現開來。在韓菁清的心目中，梁實秋是一個學貫中西的忠厚長者，待人親切和藹從不予人難堪，很能爲人設想而不勉強別人，寬厚而含蓄是一位謙謙君子；她崇拜他、信任他、熱愛他、更依賴他。而在梁實秋心目中，韓菁清是一個美麗、熱心、可愛的女人，偶而有一段小別時光，他便愁思百結，失魂落魄。

兩人獨處時梁實秋暱稱韓菁清爲「清清」，而韓菁清則以「秋秋」回報，親蜜之情，一如少年夫妻。在他們結婚十年以後，有一次韓菁清到香港去了，梁實秋曾經情致綿綿的寫了一封類似

遺囑的信云：「自從十年前在華美一晤我就愛你，到如今進入第十個年頭，我依然愛你。我故後你不必悲傷，因為我先你而去是我們早就料到的事。我對你沒有什麼不放心，我知道你能獨立奮鬥生存，你會安排你認為最好的生活方式。但是我還是有幾件事要囑咐你：

一、對人寬厚是你的長處，但不可過於熱心，對人不可一見如故，以免吃虧上當。
二、晚睡晚起的習慣，會與社會交往造成不便，能稍矯正就好。

十年來你對我的愛，對我的照顧，對我的寬容，對我的欣賞，對我所作的犧牲，我十分感激。」最後選一再囑咐要韓菁清好好照顧那兩隻白貓，就如同是親生的孩子。

新月遽搖落。大師悲凋零

梁實秋八十歲生日時，以其子梁文賦及其女梁文薈均已在美国成家立業，已經不需要照顧，於是宣佈放棄美國綠卡。長年的糖尿病及心臟病，使得身體狀況大不如前，正當他用英文撰寫「中國文學史」時，却心臟病日形嚴重，兩耳已完全失去聽覺，但他內心的世界却極為豐富。

八十三歲那年夏天，也就是民國七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，梁實秋已經親筆立好了遺囑云：

「余故後，關於治喪之事一切從簡。一、不組治喪委員會。二、不發訃聞，不登報。三、不舉行公祭，不收奠儀，不舉行任何宗教儀式。

「惟盼速辦理埋葬手續，選臺北近郊墳山高地為宜，地勢要高，交通要便。墓前樹碑，書一

梁實秋之墓」五個大字，由吾妻菁清書寫並署名。棺木中等即可，不必浪費。一切事宜均由吾妻作主，事務方面可煩我的朋友陳秀英女士、劉錫炳先生、朱良箴先生費心出力，九泉之下銘感而已。喪事畢後，菁清收拾我的遺物，擇其比較完好者，酌贈我的朋友們以為紀念。

「余一生賴舌耕筆耕為生，幾經播遷，儲蓄甚少。儲存在美國者，由女文薈負責按照余之意願分給予之二女一子。儲存在臺灣者，扣除喪葬費用之外，少數贈予吾妻菁清。劃分清楚，各不相涉，深信我之子女及吾妻菁清必能善體吾意。至於著作版稅，微薄不足道，遠東出版之「雅舍小品」中英對照本及「槐園夢憶」二書版稅，由文薈領取，子女三人均分。正中書局出版之「雅舍小品」及各續集與「雅舍雜文」，時報出版之「梁實秋論文學」、「梁實秋札記」二書，皇冠出版之「看雲集」及「雅舍譯叢」二書，版稅均由菁清領取使用，此外余一無所有矣！

「勞勞一生，命終奄忽，草此遺囑，不勝淒愴。願吾子女及吾妻菁清善自珍攝，勿傷悼也。」

八十六歲，也就是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三日八時二十分，梁實秋在大呼：「給我更多氧氣！」遂一眠不視，溘然長逝使隨侍在側的親友為之淒然斷腸。在留給兒子的信中，尚一再交代其子「勿傲物，少言語」。並說明「菁清為人忠厚，對我晚年照拂甚至，我甚心感，我故後盼善事之，無貽我愛」。且囑「喪事一切從儉，死欲速朽，何用鋪張」。

梁實秋與韓菁清沒有生兒育女，與元配夫人

程季淑所生的一子二女長女梁文茜在北平另外一子女均在美國，他身後雖然沒有留下豐富的財產，但因為大家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，給予後人共享，令人永遠難忘。鄭篤說梁實秋是一個通達、謙虛、平易近人的人。夏志清說梁實秋對於英國古典文學的翻譯相當了不起。侯健說梁實秋思想純正，立論精闢，學養豐富。白先勇說梁實秋推展英語教學，是了不起的成就；在中國古典文學裡加入純粹白話，是他散文創造的一大建樹。齊邦媛說梁實秋是一個恬淡、寧靜、有尊嚴的人，他的言行一致，態度平和，對人生有一種透徹的智慧。

席慕容說梁實秋是所有中國人的散文老師，文如其人，是一個真正的文學家。

林清玄說梁實秋就像是文壇上的一棵大樹，是文學的典型與象徵。

余光中說：「春耕秋收，始而為勇者，終而兼智仁。新月人物，始於徐志摩之浪漫而終於梁實秋之古典，清輝不滅，已近於滿月了。」

何懷碩說：「實秋老師的情感，趣味，全在文字語言中表現出來，讀他的文章或與他閒談，如果不是無味之人，都可以領悟到他的機智、詼諧、諷刺、自嘲或言外之意。」

魂歸道山，儒林遽折大樹；哲人其萎，文壇聞耗同悲。梁實秋以其特立獨行、無所依傍的士人風格，以其行文謹嚴，著墨無多，却揮灑自如的文筆，在文壇上獨樹一幟，在杏壇上更是桃李滿門，他在文學上的成就有目共睹，他在教育上的耕耘更是有口皆碑。